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 
第三十一回 愉悅園奚金哥飲酒 太師府石三郎賣畫

奚金哥和花雲萍兩個人打了幾趟，見小八義弟兄接迎上來。他領著陳清秋：「清秋，咱們快跑！」他和陳清秋就跑出了東京汴梁的西門。往前跑了一段路，前邊閃出一片樹林於，他倆人跑到裡面，陳清秋就站住了。兩個人跑得氣喘吁吁。陳清秋眼望著天歎氣說：

「天啊！我陳清秋這條命好苦哇！我怎麼嫁給花雲萍了呢？我這一輩子，沒看準一個真人。我怎麼到這一步了呢？」

「不。清秋，我就是真人。你跟了我，你走著瞧吧！你看我奚金哥怎麼對待你。」

「你把我帶到哪去？」

「你不用問，到那你就知道了。」

「事到如今，我也只好跟你走了。奚金哥，你要尊重我的人格，我當然也要尊重你。」

「好。清秋，你放心，捆綁不是夫妻。你什麼時候想明白，我什麼時候跟你成親。你要是不答應，我也不逼你。」

「那咱們走吧！」

這時候，天就黑了。陳清秋跟著他，往前走了很遠一段路。清秋一看，這個地方她來過，正是蔡京的別墅——西苑。啊，他們還在這活動啊！

「金哥，這個地方我認識，這是西苑哪？」

「對呀，你跟我進去吧！」

陳清秋跟他進了西苑。到裡頭，辨別不出來那次是在哪跟響馬打的仗。這裡頭，太大啦，大園套小園，小園套庭院。奚金哥領著她，往南邊下來了。過了一座土山，前邊閃出一片宅院。有幾磴漢白玉台階，當中有一個黑大門，碗口大的菊花釘子，門口站著兩個金甲武士。黑大門頂上，還有一塊匾。在匾上有三個字：

「愉悅園。」

「愉悅園？」陳清秋站住了，「奚義士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你別問，你就跟我走。」

剛要往前來，這兩名金甲武士把他們給擋住了：

「有腰牌嗎？」

奚金哥在身上拿出一個腰牌。這腰牌是幹什麼的？這就是通行證。這兩個金甲武士一看，把門打開，他領著陳清秋就進去了。

陳清秋這個心，此時很緊張，心裡直跳。依仗她是女中英雄，攔一般人就得嚇懾。陳清秋也在想：他把我領到這是什麼地方？這裡頭響馬有多少哇？一想：今天到裡面，是凶是吉，難以預料啦！

奚金哥領著她往裡頭又走了一段路，前邊閃出來上房三間。陳清秋一看，在門上也掛著一塊匾，上面有三個字：「悟性齋」。陳清秋跟著他就進這個屋了。拿出引火之物，奚金哥把燈給點著了。陳清秋一看，這屋裡很豪華，各種擺設，古樸典雅。往周圍看了看，陳清秋就站到那了。

「唉，妹妹，坐呀，坐呀！」

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這，這就是我住的屋子。餓了吧？我給你端飯去。」

呆一會兒，奚金哥回來，手裡端著一個方盤，四個涼碟，兩壺酒，筷子瓷碟全都擺在桌子上。

「來，這也是久別重逢！今天喝點團圓酒。」

奚金哥把酒給陳清秋滿上，自己也滿上。陳清秋坐到那手托香腮，在那發愣。

「陳小姐，怎麼啦？還想剛才那個事？別理他。花雲萍他是個匹夫，遲早我會把他殺了，給你報仇。」

「別說了。」

「來，不想這些不愉快的。喝，咱倆把這杯酒乾了。」

陳清秋搖了搖頭：

「我不會喝酒。」

「不會喝酒，這杯酒你也得喝。怎麼，你怕酒裡有毒嗎？我先喝。你看著。」奚金哥把這杯酒喝進去了。

「你要是不提毒，我心裡還好受，你一提這個毒字，我太傷心啦！你用毒藥酒毒死了蓋嬌娘，你太狠啦！」

「唉，我那也是沒有辦法。蓋嬌娘背父棄義，就該這麼死，她死有餘辜。」

「別說啦！我不愛聽你說話。」

「你看看，你又生氣了吧？我分對誰，我對你，你說什麼我都不生氣。來，把這杯酒喝了把！」

「你真心喜歡我嗎？」

「啊，那當然啦。」

「我不會喝酒，我一沾酒就醉。這麼著吧，你替我把這杯喝了把？就代表咱們倆喝的團圓酒。」

「行。就衝你說的這句話，我代替你喝了。」這杯他也喝了。

陳清秋拿起酒壺，給奚金哥又斟上了一杯酒。

「奚義士，我給你斟上酒了，你喝吧。」

奚金哥樂了，沒想到陳清秋能給我斟酒。

「陳小姐，就衝你能給我斟這杯酒，不喝我也得喝。好，你看著我喝。」

陳清秋連給他滿三杯，他全喝了。再給他滿酒，他就不要了。

「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能再貪多了。再喝多了，我就醉啦。」

這時候，奚金哥臉也紅了，也有些變態啦。

「清秋哇，你還是往寬點想，你跟了我，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。你跟花雲萍，他總是看不起你。你還有個哥哥叫陳鵬吧？你們姊妹倆不能走兩條路哇！對小對？」

「你怎麼不喝啦？再喝幾杯吧。」

陳清秋想，我把他灌醉了，我好把他宰了哇！

「不行，我再喝多了，就耽誤事啦。你看我這個房子好不好哇？今天晚上，還沒有別人來打攪。清秋，早晚你我也是得成親，今天我們就在這成親吧。」

「你胡說什麼？你在樹林裡怎麼向我表示的？咱們得鄭重其事地拜堂成親。」

「哎，那只不過是形式。清秋，我們就在這成親吧！」

說著話，他就站起來了，上前要抓陳清秋。清秋這個時候，可也害了怕啦。我得下手啦。我本想再等一會兒，看看還有什麼

人，這個小了想強行非禮呀。陳清秋這手就伸到兜裡來，想拿這迷魂手帕。這手帕還沒掏出來，奚金哥這小子多猾狡呀。他一伸手把桌子就給翻了。陳清秋往旁邊一閃，這個桌子就翻到地下了。奚金哥探臂摠繃簧把刀就亮出來了。

「丫頭，我早就防備你有這一手。今天晚上你是難逃我手。我知道你要使迷魂帕呀，你跟別人使去，你跟我使那玩藝兒不靈。

」

陳清秋一看不行，已經暴露了，我快走吧！陳清秋她抽出刀來一縱身到了窗戶台上。「當」一抬腳把窗戶踹開，陳清秋就跳出去了。

緊跟著，奚金哥也出來啦。陳清秋在頭前，奚金哥在後尾。順著來的方向，在房上高房蹦矮房，矮房蹦高房，陳清秋就跑出了西苑。奚金哥緊追不放。追出了西苑，走出不太遠去，奚金哥就追上陳清秋了。「刷——」這刀就剝去啦。清秋一閃身，一刀剝空。清秋擺刀也剝他，兩個人就打到一塊了。陳清秋要想使迷魂手帕呀。奚金哥他有經驗，他明白這個，他總躲著下風頭，迷魂手帕在下風頭好使，上風頭不好使。因為那是藥麵。在下風頭你要是站著，聞上你就得趴下。他總躲著陳清秋，他們繞來繞去。奚金哥使的是寶刀，陳清秋那是平常的一口折鐵加鋼刀，「咔嚓」被奚金哥把刀就砍斷了半截。陳清秋的刀壞了，心想完啦！我這條命交待了，我死倒沒有什麼，只是坑了雲萍……陳清秋拿著這半截壞刀，跟奚金哥繼續拼鬥。清秋的腦袋也冒汗啦。正這時候，在樹林裡跳出一個人來，擺開一條亮銀棍，對著奚金哥就砸去啦，奚金哥一閃身。

「啊？又是你！」他一看這個人正是在保國寺當著阮英跟他比武的那個穿白小伙。這條亮銀棍「啪，啪，啪，啪」上下翻飛，跟奚金哥就打起來了。

陳清秋不認識這位英雄是誰呀，今天晚上路見不平，這叫拔刀相助哇！兩個人打了一會兒的工夫，奚金哥這小子一想：我不能再打了，一來我能耐不比他高，二來這小子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幹什麼的，光棍不吃眼前虧，三十六招我走為上策。奚金哥這刀連剝了三刀，一轉身就奔樹林去了。他跑，這個穿白小伙擺開亮銀棍後邊追他，一邊走一邊罵：「小子，你欺負一個弱小的女子，你算什麼英雄？有能耐，你跟我打。」

奚金哥說：「有能耐你跟我來。」

「哪裡跑！」穿白小伙擺棍就追。

陳清秋一看，不行，別讓這位英雄吃了虧：「英雄留步，英雄留步，不能追他！他跑到樹林子裡去啦，遍野荒郊，他在暗處裡，你在明處裡，恐怕他往外打暗器！」

陳清秋這麼一吵吵，那個小伙還真站住了。

「好，奚金哥你逃命去吧！」

這個穿白的英雄回來了：「這位小姐，你多受驚了。」

「英雄，讓我謝謝你吧！要沒有您拔刀相助，我這條命備不住就交待啦！請問英雄貴姓大名？」

「你不用問我了。你是狀元府的吧？」

「對。我叫陳清秋……」

正說到這，「哎，前頭是我弟妹嗎？」這時候唐鐵牛、時長青、花雲萍、阮英他們幾個人趕到了。

陳清秋說：「剛才虧了這位英雄把我救了，不然我這條命就完了。」

花雲萍看了看唐鐵牛：「三哥呀，出的好主意啊！」

這個穿白小伙見到他們幾個人，一抱腕：

「幾位，這位小姐我交給你們吧！你們回府，路上也不能出事了，我告辭了。」

阮英一把把這小伙抓住了：「朋友，你救了我們的人請到狀元府稍坐，就是涼水溫熱水，也略表我們的寸心哪。你兩次幫了我們的大忙，我們是感恩不盡啊！」

「這……我還有事。」

「英雄，不管多忙，請到府中一敘，不能久留你。」

「那好吧。」

這個小伙跟著他們哥幾個連陳清秋一塊，就到狀元府啦。來到客廳裡，阮英給狀元周景龍一引見，周景龍趕緊起來，一抱腕：

「這位英雄，受我一拜。保國寺你幫了我們的忙，今天晚上又救了我嫂子陳清秋，我這廂給你見禮。」

「狀元，我擔待不起。」

「英雄，快請坐吧。獻茶！」

當時，把茶水給沏上了。阮英說：

「請問英雄貴姓大名？」

「我不能跟你們報出我的名姓。我爹爹說啦，我要不做出一種露臉的事情。我不能報名。因為我報出名字，沒什麼光彩。你叫阮英吧？你是不是叫唐鐵牛？」

「對，我叫唐鐵牛，大號唐永豐。」

「雖然我不告訴你們，我也說出一點來，我跟你們不是外人，咱們不遠，將來你們會知道我是誰。」

唐鐵牛一聽，這一句話我得琢磨三天，他到底是誰呢？

阮英說：「英雄，你既然說我們不是外人，幫忙你就幫到底，送人送到家，您拔刀相助，幫助我們捉拿這些響馬。」

小伙說：「你們知道響馬到底在哪嗎？」

阮英說：「現在也沒有摸清底細。這不是把我嫂嫂派出去，打算打到他們的內部摸清底細，我們再把響馬一網打盡。今天晚上險些讓我嫂子把命搭上。」

「那你們也是太冒險啦。要想打到他們的內部，你們不行，我行。因為我有辦法。」

阮英說：「奚金哥認識你。你進去不危險嗎？」

「不要緊，只要他們別人認識我。就是奚金哥認識我，他也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，他們也不能說我是跟你們一伙的。」

阮英一抱腕，衝穿白小伙說：「英雄啊。你要能幫此大忙，我們得怎麼感謝你呢！」

小伙樂啦：「因為我們是知己的朋友，一次生，兩次熟，就不要再客套啦，那再說多就是多餘的啦。」這小伙笑瞇瞇地接著說，「你們看見我背後背著的這個長條小包袱嗎？那裡頭是一張字畫，明天我就用它打進太師府。混到他們的內部，摸清啊馬的底細。」

小八義弟兄異口同音：「多謝英雄拔刀相助！」

第二天一早，這小伙帶著亮銀棍，背著那張字畫，就來到了太師府。

到太師府門外，一看那站著好幾個家將，他提高了嗓門，大聲喊叫：「誰買字畫？誰買名人字畫？」

府門這幾個家將一聽：「哎，去，去，去。這也不是市場，怎麼跑這賣東西呀？快走開！」

「這不是太師府嗎？」

「是太師府啊。」

「我是賣名人字畫的。我聽說府裡的太師爺蔡京，最喜歡書法，最喜歡字畫，我想賣給他老人家。」

「你呀，也不明白，我們蔡太師什麼字畫沒有，還買你的字畫？」

「我可告訴你，我的字畫是稀世珍寶，太師一看準高興，你們能不能給往裡傳個信兒？不白傳，我給你們五兩銀子。」

「行！你在這等著吧。」家將一想，蔡京最喜歡字面，給他傳稟一聲也行，這也是個便宜事，太師買不買畫我不管，反正能撈五兩銀子。這家將就進來了。來到了客廳，一看蔡京正在那練書法呢。

「報告太師爺。」

蔡京把筆放下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府門外來了個賣字畫的，他說是名人字面，問您買不買。」

「什麼字畫？」

「那，那我們也不懂。您是不是把他叫進來看一看？」

「好。把他叫進來。」

蔡京喜歡字面。大宋朝四大書法家，蘇、黃、米、蔡。蔡京自成一家呀！他吩咐家將：「快把那賣畫人給我叫進來。」

家將到外邊，把這個小伙領進來了。小伙給了家丁五兩銀子，沒等進客廳，外頭還有家將。攔住說：「哎，你那個玩藝兒別帶進去呀。你怎麼還拿著棍子呀？」

「我這棍子是防身的。」

「防身的也不行，放下。」

這小伙把亮銀棍就放在外頭了。他們一挑門簾，就把這個穿白小伙讓進了客廳。

「這就是我們的太師爺。」

「太師在上，小人叩頭。」

蔡京一打量這小伙，二十上下歲，穿白戴素，長得笑咪咪的，挺有人緣。

「你就是賣字畫的嗎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把字畫拿上來我看一看。你的字畫是誰的字畫呀？」

「我的字畫是後漢曹不興的字畫。」

「哦——我知道。」曹不興是後漢的名人，他善於畫龍。過去傳說，曹不興畫的那個龍，是活靈活現，說他畫龍不點睛，要是點上眼睛，這龍就能騰雲駕霧，躍出紙去。蔡京說：「拿上來我看看。」

這小伙把包袱解開，把這張字畫就給他鋪到了桌子上。蔡京一看：「真是不錯，一幅『金龍行兩圖』好哇！這真是奇珍異寶哇！」

蔡京正看著，這小伙趕忙跪到地上：

「太師，我有話跟你講。請您趕快退閒人。」

「噢，這裡還有什麼秘密？」

「太師爺，有很關鍵的話我要跟您說。」

「兩廂退下。」

他把家將和書僮都打發下去了。這小伙，趴到蔡京的跟前，嘍，嘍嘍磕了三個頭。

「太師爺，您是真龍天子，您是明君，我終於訪到真主了。請萬歲加封小人吧！」

「嗯？胡說！你是個瘋魔吧？」

「不。太師，你剛才打開這張字畫，我這個龍原來是閉著眼睛的。您看這條龍，是睜著眼睛還是閉著眼睛？」

「他畫的這條龍，是睜著眼睛的。」

「對。因為他不見真主，這個龍眼不睜。我是奉師嚴命下山，來訪真主的。」

把蔡京也弄二乎啦。「這個……」蔡京一想，他說的是真的，還是假的呢？這個老傢伙多奸詐呀！

「我派人把你拿住，把你送到衙門，說你造謠生事，滿嘴胡說。」

「太師，您真是真主。信也在您，不信也在您。您要是不收留小人，請把字畫還給我。」

「你先別著急。我問你，你是哪的人？」

「我是陝西華山的人。」

「華山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你叫什麼名？」

「我姓石，叫石三郎。」

「你怎麼叫石三郎呢？」

「因為我師父收了十三個徒弟，我是最小的一個，才起名石三郎。」

「你師父是誰呀？」

「我師父是華山道士。我是一個孤兒，我是我師父化緣化到山上去的。我在山上跟我師父長大的。我是奉師嚴命下山來訪真主的。我訪了很長時間，沒想到這真主就落到太師爺您的身上。」

蔡京一想，我要把他放出去，他要是到外邊跟誰都講，這傳出去對我不利呀！

「石三郎，既然這樣，我把你收留在我的家下，在這給我做一名門客。我好吃好喝好待承你，且住些時日如何？」

「多謝太師爺！」

「起來，起來。米人，把這一位小義士領到後屋休息。你這一張畫要多少錢？」

小伙一聽，樂了。「太師，我就孝敬給你了。」

蔡京說：「好，這我就收下了。」

外邊進來一個隨從，領著這小伙拿著亮銀棍上後邊休息去了。

天黑，吃完了晚飯，石三郎正在屋裡坐著，外邊進來一名家將。

「小義士，太師爺在後邊花園有請。」

「頭前帶路。」